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粤西文載卷四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衔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任應銑

粤西文載卷四十九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序 贈行

送僉憲姚公提學廣西序　　蔣冕

粤南與閩蜀其地在秦漢以前皆號為僻且遠聲明文物不得與中州並然漢至景帝末年蜀已文化大行其學者至比之齊魯閩在唐建中貞元間其長材秀民通

文書吏事而可與上國齒者亦往往效用於時其化已自翕然粤南於其時視閩蜀則尚不無少間中間非無曲江武溪菊坡諸名賢率閱歷數十年而始一見不能如今之日趨於盛也然粤南又自分為東西今日以西視東尚不異前日粤南之視閩蜀豈天地盛大流行之氣其至也不能無遲速故其發之於人也亦自不能無先後邪然嘗竊怪天地之氣未始歉於古而餘於今何獨人才之盛衰乃古今若是其異考之班孟堅之說謂

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而韓退之稱閩越之人舉進士自歐陽詹始未嘗不推本常衮化導之功則知人才之生雖由於天而所以成之者人也未可一切委之於數也特氣化流行而發之於人者既不能無遲速之漸則所以振作鼓舞以輔成乎其天者亦當漸有其人以任之如文翁常衮之於閩蜀然此古之賢人君子所以有斡旋氣化轉移世道之功也今年禮部員外郎慈谿姚公擢廣西按察僉事奉勅提督學政命下吾藩士夫

之寓京師者舉欣欣然謂天將有意昌吾廣西之文運乎不然何為上惓惓焉為吾藩督學擇人而得賢人君子如公者以有兹命也文翁常衮之化行當見之轉移斡旋之機其將自今日始矣羣然一辭轉相告語莫不喜傳而樂頌之公拜命至是纔數日耳行李書册尚留滯輦轂之下足未始躡乎三湘八桂之途目未始睹乎瑶篸玉笥之勝而士夫遽以文翁常衮儗之公果何以得此哉葢公素以文學負盛名於時而尤精於科試之

業且性行粹懿言議英發開口論天下事是非利害如燭照數計犁然當乎人心人無不樂親之者自第進士官郎署以來政務多暇開門授徒多至百數十人公每親為據案講解至於微辭奥義言尤懇到凡經公指授去而捷春官奉大對者每科常數人列官館閣臺省外至州縣庠校甚衆其教有成效彰彰明著班行縉紳孰不歆豔此公所以有今日之擢也公仰荷皇上惓惓簡擇委重之意能不思所以恪盡職業以求無負哉昔公

之私相授受也尚人人皆有所造就况今奉九重明命職專教事其所造就將不倍蓰什伯於前日也邪予知公必能以文翁常衮之心爲心而不自已也心文翁之心則文化大行不患其不如蜀矣心常衮之心則長材秀民效用於時不患其不如閩矣天將昌文運於吾廣西以與閩蜀並驅爭先而督學之任得公司之鼓舞振作以輔成乎其天者宜無所不至則夫斡旋轉移俾氣化日以盛而世道日以升㬂㬂光耀永垂竹帛直與文

翁常袞齊名異代他日自有文章大家如班孟堅如韓退之者大書特書以傳於天下後世予言惡足為輕重哉敬書以竢

送王信夫司教義寧序

義寧為吾桂林之屬邑地僻民寡雖未足置之古所稱緊望之間而風氣習俗素稱淳樸教易施而化易行也顧天地淑靈清和之氣盤礴鬱積為日既久其屬之於人要不可厚誣以為未嘗有當必涵育長養始出而為

世用何獨寂寥希濶於今日也邪士不藉乎涵育長養之功不可以出為世用古今未有能易之者譬如世之美婦往往出於膏腴甲族之中薰醲含浸不出房闥之間而舉止體貌固以安排作公夫人矣若乃苧蘿山中采樵之女教之容止不數日遂能傾城而傾國焉則事之絕無而僅有者也豈可以常理論哉吾嘗聞義寧山中其虎豹翬翟之文光彩炫耀其杉枬竹箭之材柯幹堅良田夫野人尚得網羅之剗刮之出之以為世用況

淑靈清和之氣在天地間物之所不能當而屬之於人者顧不得涵育長養出為世用邪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金之在鎔惟治者之所鑄國家設庠序簡里閭子弟之英秀者聚於其中其所以涵育長養之法非不精且美也環百里而為邑豈無長才秀民出乎其間乃使論世道者有寂寥希濶之歎當必有任其責者矣今王生信夫職教事於其邑方惴惴焉惟不任其責是懼葢將求以無負者也義寧之人所以涵育長養而俾之有

所成就庶幾乎他日彬彬濟濟秋魁春甲魚貫蟬聯當必自今日始往哉信夫見寮寀二三君子暨邑之良有司幸皆為我謝焉

送僧正某歸湘山序

湘山寺在吾郡之西郭僅二里許岡巒秀拔喦壑瑰詭雲泉竹樹之雅樓閣亭臺之勝為湖南蘭若甲遠邇之間幽人勝士方袍宿衲來游來止者葢歲無虛月寺之主僧曰某公從容延接雖日倥偬而不以為勞見者咸

愛悅之所以協相之者葢其上足某之力居多二衲之名由是隱然不相軒輊今年某以叢林妙選受牒來京師補郡之僧正既拜命過予玉堂之署作而言曰湘山自有寺以來更唐閱宋上下數百年世之名公鉅夫騷人墨客過而游者莫不徘徊而歌詠崖鑱碑刻其多至不可縷數歲月滋久苔蝕蘚剥殘缺而不可讀者葢十已八九其或題之壁間書之簡上者亦多雲散烏没不復能收拾殊甚為此懼幸今承乏主席將歸畢力於此

窮搜廣訪不計歲年天其或者不孤斯志存十一於千百先生儻不鄙他日幸為我是正而詮次焉刻梓傳世庶幾山門增重也予聞而異之嗟乎推某斯言以求其志之所存其不茍焉碌碌溷迹於其儕也必矣予且不日得告南歸躡屐游茲山登甲亭步雲歸菴倚闌而立拊檻而歌窮遠目於江山雲物之表或臥苔石或濯澗流招白雲而訊之撫松篁而延竚求某所搜訪者而盡讀之據紙上陳編尋山中遺迹以一洗胷中塵土之思

庶幾紆徐容與之興幽尋勝賞之趣厭飫乎平生斯時也不知某肯掃松花瀹茗椀來陪我杖屨否

送夏廷重分教鬱林序

天地之氣數盛衰相尋而人才恒與之俱葢嘗觀於科目矣固有解額屢虛而一旦倫魁踵出者亦有孝秀之淵而欻化為天荒之壤者君子將一聽其常變之自推自移而莫之省邪鬱林在蒼梧支郡中自昔號為科目淵藪二陳三士之流風去今未遠聞而興起者尚多其

人也姑舉予所知者永樂壬辰楊文貞公主考會試而王文端公實為易卷同考官二公於文極慎許可顧於鬱林陶仕宗所試易義競溢口稱説為刻之以程來學且特以第六處之其名遂傳之至今雖以予之寡陋尚亦知鬱林之有陶仕宗也夫陶仕宗一科目程文士耳曾何足為君子傳誦而予之寡陋尚及知之况道德文章勲烈之赫然者邪方是時士之試禮部者其卷尚未分南北也後五科歷十有五年而卷之南北始分於是

鬱林之士始合廣右諸郡邑偕鍾離廬舒滁和諸畿輔川滇貴三藩士同試於禮部以與南北之士咼分而為三號為中卷自是以來則吾不知鬱林之士豈皆羣起角逐於道德文章勲烈之塲而不屑屑於科目邪何故欲復求一區區舉業士如陶仕宗者乃亦寂焉其無聞也豈亦有之而予之寡陋不之知耶果氣數使之然歟今年墺山夏廷重分教於此廷重從父職方主事景熙嘗以明易第進士廷重夙傳其家學知名縉紳間而鬱

林自陶仕宗以來其士之學易者葢多以廷重家傳之易往教鬱林學易之士吾知其必有成也曾何氣數之足云且天地間固有或然之數也而實有必然之理也數雖存乎天而理則在乎人君子盡其理之在人者而不誘諸數之在天者則雖天地之大氣數亦將以吾之人事斡而回焉此君子所以異於衆人也廷重既受牒將行偕王中舍秉銓過予言别秉銓因欲予有以告之予無以告廷重也廷重行矣予固已言之矣盡其理之

在人者而諉諸數之在天者如是而已予無以告廷重也

慶侍御陳君受代還朝捧勅榮親詩序

嘉靖八年冬十有一月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陳君國成受代還朝將便道過家省其父松山先生於潮陽適皇上以君三載績最推恩存殁封先生為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贈先生之配蕭為孺人君之旌節將發桂林而命書適至鎮守太監傅公喜先生之壽且榮也繪圖

賦詩欲因君致之以為先生繁祉之祝副總兵李侯暨諸大夫君子聞之莫不以為宜長篇短章曄然盈軸虛圖之上方序其事而以屬筆於予予衰老多病凡來需鄙文者往往謝之至於送行慶壽謝之尤力顧君之按治有功於吾廣西之民今日北還致命於上有非徒然者不可不白之於人人憶去年六七月君始入吾廣西境溯府江至桂林冒暑監臨科試事甫竣峒寇竊發舟楫往來府江者輒艱阻弗獲通吾全灌村落為之騷然

不寧者累月君多方延訪求所以禦寇安民之策知廣西之賊宜𠞰剿不宜大征也選將練兵申嚴號令於人之有功者則記之不忘於人之有過者則略而不問人人皆欲為之致死一旦出賊不意督促副總兵三司等官統率勁兵數道並進直抵賊巢於是恭城灌陽犬牙相入處其惡獞占據四村者以漸擒殄多至二百餘級荔浦兇徒與之合而為寇者大遭挫衄歸經兩江口及香草源桂魚滑石諸灘為官軍所戮及凍餓而死者不

下五百餘人由是全灌郡邑自春至冬帖然無事府江舟楫通行無阻者亦數月餘他如修復四堡統三十六埠以據其要害而左右兩江商賈舟航亦皆無梗至若臨桂之邊山來賓之青塘東田馬平之萘陸宅下諸村富川之奉溪源平南之秦洲里宣化之東旲村或相機鵰剿或隨宜截捕前後擒斬有名劇賊數十人府江之獞因而納欵蓋前此所無也君之功在吾廣西有如此者吾廣西士民人孰不知朝堂之上則容有不及知者

盖凡大征有斬獲者則奏捷於朝尋被爵賞若乃鵰剿截捕云者斬獲雖多例不奏捷故朝堂之上無從而知爵賞亦無從而加之也然君之心則豈以朝堂之知與爵賞之有無為前却哉惟欲禦寇安民求以自盡吾職焉耳君不忍疲民之塗炭一念惻隱為國效忠而遐邇無不受其賜口碑流傳洋洋乎盈耳予固稔聞之況予得謝里居歲若四村之警自舊冬至今方獲與漁夫樵叟日夕嬉然飽食安眠於荒寒寂寞之墟而無驚擾之

悉其受賜尤不在衆人下君之還朝也雖無傅公輩之請尚當為之執筆況重以傅公輩請之勤勤乎故予非惟不能謝且於義自不可謝而直以鄙意序之以著君之功又推原所自歸於先生平日義方之教能成其子之賢而為國效忠者以為先生壽君不日抵家手捧龍章登堂拜慶宗姻閭里畢來胥賀先生顧問君按治所嘗施設者而得君為國效忠禦寇安民之實未必不䟰然一笑以自慶也他日加封恩命如川之源源而至方

將次第受之若宋堯叟堯佐兄弟之於省華焉君家固自有故事在於斯時也豈無秉椽筆以頌盛德者予文又惡足以為先生之軒輊也哉

送李大參赴廣西序

邵寶

人之言仕者皆曰儒吏異途又曰内外不同體其果然哉夫吏固不能為儒儒而吏也簿書之中有義焉於從政乎何有然吏於内者親上典法為密吏於外者親下事情為滋密者所以處其滋必盡其滋而後可以言密

由是觀之則内外不害其為同而儒之與吏又安在其異也哉南海李君元善始事白沙陳先生得静虚之趣繼而北游京師聞見日博而學問文章益贍以雅薀所謂儒者也及登進士累官戶部雲南司郎中兼京兆及東南漕事京兆多豪猾往往欲有所撓而漕事之宜又歲更月異君一斷以義理不亟不徐卒底於成在位若干年奏凡數百上上輒得允今年春吏部舉最當遷上擢君廣西左參政命下之日君語諸僚曰吾久服在内

行之外也將若之何夫君之為斯言固周於慮者然內外之不同者體耳體不同而理同舉以措之宜無弗違矣葢政莫大於典法天下烏有廢典法而可行者哉故以典法而驗諸事情則非具文以事情而稽諸典法則非臆見內惟是外亦惟是而後謂之良吏他日以牧伯最君者當猶今也而奚慮焉勞於外而復陟於內為天子之大吏以收儒者之成功其尚有望於君矣君行同朝大夫士與君游者皆有詩為贈而以序屬寶寶不佞

竊謂詩可不序也儒吏内外之異同則不可不論也於是乎言

送劉東巖入覲序　　潘恩

明興凖古建極疆理天下爰設岳牧旬宣五方三載則入覲元后詢風考政剔幽舉明以經邦治以興民利民是以安廣右為國遐陬雖治化日敷俗未盡更者葢其勢然也猺獞獠狑盤據諸巖寇攘靡届吏茲土者則又悲遠虞險罔惜民恫甚而以官為市冐於貨賄破義玩

刑與中州異矣若是者可以無變乎哉東巖劉公之為左使也悉情布公握綱條紀節盈疏縮罔不中度閱數月而治成然政之大者廢置因革惟辟專之不能不請於朝也公今日之行其將告之天子天子下之六官參互考成廼施郡國則茲者維新之治不自今始乎況我皇上方隆成周之典勤恤人隱不以遐遺公以明敏之才肅將於下按察石樓陸公又偕以行同心體政胥謀殫忠諸所區畫譬若矛矢之發錭注的靡弗當已茲省

維新之治其不自今始乎於時公之寮浦南胡公諸君子屬余為贈言別公余不佞書此識焉且以為越之民慶也

送汪西潭序

書紀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綜覈登進之典何其詳哉後世考課之法厥義益昉諸此始未嘗不飭厲末稍靡玩也百司庶府率以尺籍具文所録功最多襲冒虗辭以相駭耀

銓司所低昂上下者孰從而徵之是故不能不稽諸聽聞所聞見失真或又以名晻實進浮華長虛競斯其所蔽也君子不以人易欺也而徇名不以莫我知也而廢實然而實之懋者卒亦表暴於時要之公論有不可誣者云汪大夫之僉廣西憲事也巡視蒼梧者幾二載以歲事如京師者逾年署總憲暨兵備府江者咸再閱月所至審興革問瘡痍甦困若鋤強暴恤刑獄視城垣閱兵甲往往勞勩著聞其在蒼梧者尤章顯矣大夫嘗謂

余曰茲土之扺困於苗夷者無寧歲令以召募之卒分戍諸堡糜廩食無益攻守非計無已則復屯土兵之法乎其陳度利害纍纍若貫珠罔不見情實當成敗夫鷙鳥之所能擊者迅其羽也芒刃之所能入無間者淬厥鋒也以大夫之才之績遲以歲月所樹立於時者又惡可勝道廼今以考績行矣昔人之論治必曰久任夫久任而后賢人君子得殫其才以成厥志也余近時睹聞則又異甚郡縣之吏未滿一考輒以小勞遷去夫銓曹

拔擢激揚之術非余所知然揆之於古失本約矣矧大夫名實久著者又惡能為西土留邪夫古之黜陟以三考雖若迂緩過遲然仕者必如此而后有以定其志以安其民令之數遷若敏且速矣賢人君子往往無以盡其才以究其安民之政二者其奚取焉大夫之行也同寅諸君子屬余以言余故論而叙之蓋重惜西人之無以留大夫云耳

左江郞兵憲東歸序　　錢薇

兩伏波將軍奉漢天子尺一駕樓船控材官蕩掃百粵
肅清三江於是剏邕管欝林諸城選良吏授印符樹干
旌使以華夏禮樂文物惠嘉其地而卉服椎結鳥喙鼠
齊不齒皇風之民乃一變粤唐高駢氏宋余靖氏並嘗
吏兹土其間又擇江浙湖湘負材多智雄大之族遷居
左江平衍沃饒之地使自力食以漸化兹民而民又一
變入國朝費兩將軍之力勞數十萬師下東甌路潯桂
諸郡仰震皇威虔奉正朔獻賨輸髱莫敢後踵乃勅天

部舉良有司來兹漸磨歳月講求變化之方而熙熙於
陶育恩澤民又一變乃斷藤諸寇玩視天朝無外之仁
負叢箐弄干戈殘賓萌干法紀於是姑蘇韓公率兵三
十二萬拉山填壑如霆如雷羣兇授首蛋烟蠻霧曠然
頓清而民又一變及我皇統天而土官八寨又自外生
成乘時跳梁於是餘姚王公以新建伯特起仗鉞臨戎
總文武諸材官不數月咸棄去刀劍就縛韔門乃改左
江分巡兼兵備糾察醜類鋤剪狐謀使民得保其父母

妻子倚賴之身不橫朝露皆兵備力也於是民益大變水之民以漁以釣山之民以耕以樵戍之民以守以望役之民以時以來至於庠序青衿之士不罹禍爭詩書禮樂沐育王化以時舉於有司達明庭邇日月之光若此者疇之力哉問之民民不知問之士士不知余乃進士民而詰之往時不有兵備有此哉咸曰未之聞也今兵備為誰曰鄔公士民乃相顧曰是鄔公之力矣今鄔公以恩命歸其鄉瑞州行李蕭然人或色難之鄔公怡

然曰吾聞之白沙氏歸來乎青山還我白雲滿座余嘉其意興而書送之

送南洲徐公擢廣僉憲序　　費懋

南洲徐公以嘉靖丁酉奉命同知信事辛丑擢憲廣西六邑令長感君仁愛依依不能為别各徵文以贈而鉛山尹松岡朱君則以屬予夫監司之職一方民生休戚吏治得失之所係其任不為不重而廣西去京師萬里内接諸道外控蠻獠治法兵謀胥所參預尤南紀之重

地也居是任者不亦難乎必有寛大和平之政老成練達之識而又持之以堅定不渝之志然後能稱是任今之為政者求其赫赫之名皦皦之績未嘗乏人然務辦集者苛或過於乳虎逞剛明者察或及於淵魚於一已之聲譽爵位得矣如吾民何哉若是者蓋以英鋭喜事之心而據展布得為之地其吏事不多以為事不足為而功可立就故惟意之所適而不卹其他耳蓋監司之下為郡又下為縣服政者必由縣而郡而監司遲以歲

月徧試諸難庶幾閱歷多而聞見深諳練久而事體熟然後天下之事隨其所值慎而處之無所失矣顧人之恒情得意乃昌失意斯阻雖有高世之才絕倫之智一遭挫衄未有不隳其志而怠其職者茍能置升沉顯晦於度外而吾之素志終始不渝尤人所難也南洲在吾郡五年矣以愷悌存心以寛大為政催科每後於撫字而賦無或逋德教每寓於刑罰而民無不化不察察為明而吏不能欺不凜凜為威而人無不畏夙夜匪懈不

矜其勤清白自持不衒其節即其在吾郡驗之則昔之所措注後之所樹立葢與古之循吏無異矣執此以往雖進而佐天下之治可也況於一道乎公起家甲科天資醇厚器度閎廓既窐鉅縣入補秋曹旋倅艖司乃遷吾郡敭歴既久莅事益精故其所至如駕輕車就熟路凡諸政理必慎重詳審不急迫以傷化不率易以貽悔自癸己之夏以貝錦詿誤棲遲外服位僅再遷計釋褐迄今二十五載於兹與公同年者皆位卿相執事樞矣

以恒情例之未必無介然於懷也公德性堅凝挫之益
勵葢量足以成其志識足以用其才豈不尤賢於人乎
或謂監司職在肅僚政先典獄而遐陬荒壤必先嚴厲
以南洲之寛大或匪所宜殊不知古論刑者曰欽恤曰
敬忌而典獄之任必歸諸温良之士况撫綏愛養又帝
王柔遠之要道也是可專以嚴為務乎一於嚴而其屬
效之則倚法任情之下民之含寃茹屈者衆矣念民命
之當重而遐荒之當綏擇南洲任之以紓聖天子南顧

之憂司用人之柄者未必無意也但廣西士民得賢監司則吾郡失賢父母若斯民有幸得再沾休澤一二年間有建中丞之節來保鼇江右者非他人必南洲也予當拭目翹首以俟

送雲溪朱公之梧州府序

雲溪朱公來治吾信吏承其式民懷其恩一日有詔移治廣右之梧州吏民皇皇失所依怙咸曰公何舍我而去邪既攀留不可得各謀所以為公贈者鉛山尹未齋

陶公則以屬予予荷公知愛較他人最深於公之來而喜去而悵然視他人尤倍也其於贈言誼豈容辭況重以未齋之委乎竊惟君子之為政非民服之難而民感之難也蓋威之行有時而沮智之用有時而窮惟至誠之感人則有以深入人心而自不能釋也公昔知吾鉛愛其民如子而民真視之如父母惟恐公一旦去也既去則思之不置惟兾其復來今茲重臨六邑之民喜出望外而吾鉛則尤甚也是非至誠之感動惠澤之浹洽

能如是乎或曰吾信衣冠文物財賦彊盛俯視百粤遐陬僻在萬里其遠近大小可知矣而乃勞公守此司用人之柄者其意何居噫是未知朝廷所以慎簡重委之意也梧為交廣要害處兩省之中文武重臣於兹開府況聖天子方將問罪南夷所以訓兵儲餉紆籌策而裨廟謨者皆責之南中監司郡守一時易置非英賢不得與而會府所居其任尤重其選尤宜慎也公識度弘遠才猷卓越踐歷郡縣明習民事周旋武部又稔兵謀不

謂之英且賢可乎天子知其可以大任故特勞公往庸以展布方略樹立勳猷豈尋常之可比哉夫忠信可行於蠻貊聖人之明訓也公以至誠施於吾郡其感人之效至於如此梧民即斯民也夫豈有不感乎由是充之以宣揚德意化誨叛蠻使天朝不勞兵力而致彼稽首稱藩公之此行也顧不偉歟昔公之去吾人嘗願公復來今果然矣今之行也不久治績用成武功克建聖天子將論功行賞超擢都臺撫綏江右則吾民之蒙福視

昔將益弘也茲非合郡士民之祝乎

送陳直之序　　張孚敬

陳君直之以禮部尚書郎擢廣右參議將行凡吾鄉官南都者合餞之雖循故事而意為獨至也夫鄉土之情人孰無之倡之以正存乎人耳古三代化行雖井田之野人猶相與友助而親睦焉今夫官於朝者皆自鄉而同升者也禮義由賢者出非但田野匹夫而已天下之不厚於鄉土者亦寡矣在兩廣雖異域今士夫親厚猶

同鄉焉則夫自厚於鄉者可知也何至於吾浙人而疑之夫浙之仕者較他省為衆多衆多則愛博而情或不專勢固然也予嘗於此而深有激焉竊念寡弱不啻於鄉豈敢望為之倡焉乎哉倡之得其道也則善善惡惡之心明而不失為羣倡之不得其道也則善善惡惡之心不明而不免為黨不羣之害小為黨之害大又奚貴於同鄉也哉故孔子論觀人必取於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孟子論友益必自鄉而國而天下又進而

友於古人而後已直之學博行修中無城府温恭之色充然而外見蓋君子而賢於一鄉者也今同官廣右者若方伯章公叅政何公又皆鄉人之善者也坐政事堂與商可否無偏黨之私而有相濟之美則所以因其敦厚之俗而振起其親睦之風者在是又烏知其今不同於古所云邪庶幾乎名烈之著功德之被非特為一鄉之士又將為天下士也予受知於直之茲餞也實顔君文華高君汝白倡焉徵言於予顧駑何能為役而辱諸

子之所藴哉因竊取鄉後進求益之義不敢辭

送曹際卿參政廣西序

龔用卿

昔韋處厚以考功副郎守盛山韓昌黎叙其詩曰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與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復解之曰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悲者豈韋侯謂哉以今觀曹子得無有同者乎曹子居吏曹六年矣其為考功郎未數月以他事調膳部又數月陞廣西參政將行謁予而別

且徽子言以為贈夫考功今之顯曹也曹子今之美士也其為吏曹且久凡吾鄉縉紳之宦於朝者莫不期其大用其登顯庸也可立至矣乃不得安於其位竟外補以去較量彼此亦若昔人之為韋侯屈者夫人之情也廣西介在五嶺地實險僻較之盛山雖非惡也而參政尊官又非一郡之比然以曹子處之得無枉其材也乎然予察曹子略無幾微見於言面且以不稱其位為憂推是心也可以占其所養矣其言曰內外不同位均之

為守也某不敢擇焉崇卑不同秩均之為職也某不敢辭焉擇位而處於人情之所不樂者則辭某之所不敢知也夫廣西地與西南夷接壤今朝議方講求征撫交南之策詔遣大臣經略其地曹子參大藩將必出謀發慮安輯一方以為軍民之利即其言也可以驗其所施矣昌黎謂韋侯不屑屑於悲喜者吾於曹子亦云然吾見曹子之前數月也以母太宜人為念疏請乞歸矣今茲行也得拜太宜人於堂以承膝下之歡又得謁省其

先大夫之祠展墳墓叙親戚笑語其平生於某山某水之所嘗釣游者樂以詠之於兹行有榮耀焉不知韋侯昔日之守盛山亦有曹子之事否也予考韋侯後遷侍講入中書躋大位曹子之他日得無有同者乎予不敢同於人以惜曹子之去是以獨期其來也予已丑歲同考禮闈辱於曹子有一日之雅以其事頗同於韋侯故以是贈之

送大郡伯崑峯詹公赴柳州序　吕本

吾姚在浙東稱巨邑而繁劇幾埒中郡一日不可無賢令今況無令二三年邪署者又遷代不常且謂非專職有利未必興有弊未必革吾邑士民怏怏多觖望乃撫臺按院特以吾郡貳守崑峰詹公來治之公至之日喟然歎曰牘如山積事若蝟集其廢也久矣不振作而滌蕩之姚人其能堪乎於是窮本末究事情分別得失利害籌度施為緩急赜然示以至公之懷不三月而逋稅輪納恐後囹圄日見空虛道無蒙袂里無吠尨大姓悉

皆斂戢黠猾頓至消沮吏奉法不敢為奸吾邑稱大治邑之士民莫不交相慶曰吾邑何幸而得公哉即有賢令烏能及之既樂公之政又憂公之去相與問借寇之計於予予曰噫安得留哉昔公以名進士為秋官郎秉公以持憲原情以雪寃貽鑒以擿伏佐國之法以整齊天下之民當是時言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咸於公是稱焉無何忤權門意遂左遷於州公佐之凡振民之急而蠲民之瘼者無所不為頌聲興於某州觀風

使者交荐之未幾遷别駕於某郡公佐之凡承上率下參校政事短長無所不至頌聲興於某郡觀風使者又交薦之比者守貳吾郡吾恐席未暖而擢命至矣兹來治吾邑逾三月吾民之福也所可望者幸擢吾浙之藩臬則德澤之及於吾邑者未艾舍此豈能為計哉已而報至公有柳州郡伯之擢吾邑人聞之莫不惘然若有失也公不吾邑治而擢擢又不在吾浙之藩臬老者曰孰恤吾孤幼孤幼者曰孰安吾老士大夫曰孰有如公

者以造福吾民相與彷徨數日而不能已予乃進士大夫以告於吾邑之人民曰公人臣也詩曰維君子使媚於天子公自筮仕逾二十年甚廉明勤慎公仁正直聖天子覽章而書屏者屢矣與我共理之意其能一日忘公哉天子以天下為家柳州遠在百粤衣冠絃誦雖不異中土然江嶺之間表裏民夷夷習潛出肆掠居者行者一時不得去刀矢亦云艱矣制御拊循非高才雄略威望素著者曷勝兹任天子以賢使公而公所以媚之

者將不在是乎安能復顧吾邑邪雖然吾聞州牧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者以異政茂績耳公異政茂績所至輒表見觀風使者又當交薦之矣超擢吾浙藩臬之長大拜保釐之任可佇而俟也吾邑受公之福澤豈不大哉吾邑士民皆釋然曰君之言理有必至但一時感戀之情終不可已公行之日小民無慮千百計攀轅卧轍奔走先後父老謌詠謳吟厥聲載道士大夫設供帳一賦烝民之五章一賦崧高之卒章相與祖餞於西郊

予不佞敢敬叙之

龍圻王博士擢恭城掌教贈言　趙　釴

龍圻王博士君教吾桐凡七年矣今陞廣西恭城縣掌教博士君長者也諸弟子安其教戀焉博士君以母老欲從此歸諸弟子念其隱矣益加戀焉迺謀於余曰王先生之擢恭城也既不能留欲辭恭城而歸也又不能勸令行矣可奈何余曰諸君其為我問博士君世之丈夫子挾書冊誦說終身得一命不復計秩位崇卑道里

吏險躍然長驅有非人之所能止者豈非思以禄養為榮哉及其之官或勢有所不行情有所不便則思一旦去又往往以親老為解是何用意先後之不同也此非真能以親決進退重自為耳若是者計其所司必非博士官比博士司教者也每謂非重繫然教與政實相輔為化吾聞荔城俗雜猺獞人輕為奸非法令威刑所能剸制必文教興廼可馴革誠得博士君往以其教椆者教之亦大有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夫蠻貊何有於忠敬而孔子言之決也葢深達其故矣博士君其度坦然如可遊其口款然如有嗛其守已退然如不及所謂有忠敬之德者抱是以往自無不利矧恭城乎恭城編戶一里民可數計其為士亦可數計固可人人面詔之也就其中能化一士訓其族不為邪則一家治由一家以及數百家漸可被一邑俗不革乎其視在母側功孰為多但惜去中國遠耳儻在吳會毗陵之間鄢郢伊汴之内豫章樵李之中其地甚安其士

甚良且衆博士君將遂已邪曰先生嘗言之矣使得代不過千里問親之使月可兩至則往若千里之外雖善地亦不能矣王先生甚孝母又老每念母則淚下在近地且爾今强而之蒸城非惟子不能違母母亦不能舍子矣曰然則博士君怨乎曰求歸而得歸又何怨余曰達哉吾不知北山大夫又何以怨也夫官無大小貴能自擇古人論為親而仕者謂不可尊不可富以超然得自為進退焉爾北山大夫其賢與否及其居官遠近與

任事繁簡皆不可知惟不得養其父母必其義有不容歸者今讀其詩於燕居者偃息者棲遲者飲樂者出入風議者皆懟及之抑何其自勞若是也哉使誠知有親能自擇如博士君則是詩可無作矣雖然昔尹和靖不欲應舉問於程子程子曰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以善養止之和靖遂不出今博士君母甚賢請歸而圖之母氏何如諸弟子以其言聞於博士君博士君遂行

送參議陳公之官廣西序　　田汝成

予嘗涉南海跋夜郎翱翔桂林陸沉炎裔訪古撫今迹山川之源委覽形勝之周防諏蠻索之情僞決戎務之緩急喟然歎曰嗟乎茲非終身受用之區哉吾雖病訥乃今談邊事纚纚乎若倒囊而出物也夫人患無遠游之志而抱貪得之私爾苟才欲顯於艱難志恒甘於澹泊則在彼猶在此也而何鄙於邊方哉五山陳子傑才也自閩臬遷粤藩參議以予新自粤藩來日以粤事為問予先談其難則陳子慨然深思也繼談其易則陳子

欣然若有釋也終而予縱横其難易則陳子毣然復疑而予則與之引酒擊節運箸而畫之曰無難也無易也如此而難如此而易爾則陳子翩翩然喜溢眉高身欲留而神欲往者屢矣予因以識陳子之往有為也夫廣西外捍交趾内屏湖襄為南維重地然半荒服也治異中州故蠻酋難駕兵事難綜奬吏難轄軍官土官姻聯瓜葛為之嚮導探我底裏怯膽寡謀則跋扈以嚇我投間納賄則役我如奴况乎賞罰久淆疑憤世積即有約

束抗閣不行故曰蠻酋難駕也猺獞諸蠻跧山伏穴喜則人怒則獸縱而惡法戇憨而易欺託寄豪右之家為之蔭蓋齟齬其間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利則掩匿埋奸千方居解不得利則宣露宿惡傳以醜詞震驚官府狙我不察輕舉損威釀成酷禍迫乎臨陣決策呼吸存亡百慮攻衝頭鬚為白故曰兵事難綜也嶺徼守令半出遷謫之科非耄則玷包含愠憤以齮齕其民職業不修而怨上官之覺察容之則廢法稽之則反唇機宜

所關往往漏洩敗我所圖故曰奬吏難轄也雖然是烏足以動豪傑之襟懷哉吾能秉廉以飭法守信以布令推仁以體下好問以矚遠則難駕者讋矣吾能章示好惡離其蔭蓋赤心所加陰谷畢達刑必懲於首惡兵不蔓於非辜好謀於先事而決策於臨時不得已而用之非萬全不發則難綜者理矣吾能端儀立準釐威以臨之寛而不隨明而不訐則難轄者服矣夫丈夫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所以明有事也廣西雖遠險寜不可

施教化哉班超投筆而興馳志陰山之北遠游固豪傑之所欣躍也昔者予友陳弱寶之官嶺右其友驕無狀者戲之曰此亦善地可寛居之弱寶曰是雖謔浪可以規我遂名其居曰亦善堂而予在嶺右時弱寶復誦其事於予予亦名其堂曰亦善而為之説曰亦善者苟美之義也孔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終於苟美而已矣夫人貪得之心生於不足不足者喪德之媒而亡家之本也人能以亦善存心則粗糲苟充不必膏粱也布帛苟

煖不必文繡也爵禄茍安不必奔競也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由前談之足以愜遠遊之志由後談之足以弭貪得之私然則廣西雖遠險顧非終身受用之區哉陳子嘗以御史巡察江防鹽徒為亂勒兵勦之一叱而潰乃今按察閩會操潔秉公綜理周密門無私謁囊無長貲信乎才已試於艱難而志雅甘於淡泊者自玆往也學將益深而名益顯矣於是同官劉子輩歎曰善哉田子之談邊也核而有徵聽之令人忘倦矣請緝子

言以授陳子曰攜以往試其言果有合乎他日幸書以報我也

湘江別意詩序　　劉節

都閫戴侯崇禮自勝冠繼廼考為指揮同知羽林衛事登武舉拜裨將統兵防禦畿内重郡有功不居輒解去大司馬以侯有謀略通儒書廉靜得士卒心宜復用疏起侯進為都閫視篆西廣侯世祿京師去桂象遠且萬里命下即挾弓矢劒佩束諸將家兵法漢唐人詩數十

卷駕車躍馬南行無幾微難色見顔面比至首問諸士
卒勞苦擇其甚者加恤之月給歳賚凡養兵典出常格
務求優厚故漁獵巧取虐役傷士卒財力計悉罷革士
卒咸踴躍如挾纊百凡政令惟安靜平恕不事苛刻上
下宜之三載制帥大臣議用兵誅昭州蠻獞命侯分領
步騎卒為左翼侯圖上方略士卒樂効死用命攻克以
有功受厚賚復視篆政如初六載侯復解去將就道守
臣再請兵誅古洛蠻獞制帥大臣故知侯留為統兵侯

不辭既將兵至營壘諸士卒畏侯如故侯亦罔有異令與士卒同勞苦者六閱月功告成振旅逮飲至勞士卒畢侯廼櫜弓服矢釋劒佩封諸子兵法示不用買舟而北囊無長物唯詩卷而已諸當道惜其去咸遺之贐用給遠道或告之曰捷疏入侯有功將進秩盍少需之胡自速乃爾侯曰某服戎弁今四十年嘗効犬馬力冀少樹寸尺垂竹帛今老矣既解事復戀戀不止恥也某不能乃登舟去吾藩臬諸大夫往餞之灕江之滸贈以詩

侯再拜諸大夫亦再拜君子曰知而廉仁而慤不近名不急功不辭危知止勇退賢哉侯好菊能詩種菊數十種賦詩百篇娱其志故自稱曰醉菊夫醉菊者醉於菊也而今而後侯始可以醉於菊哉節昔承乏主司馬部事雅聞侯爾乃識侯與論議始信侯不異所聞也僉曰詩類有序子知侯久盍序諸節曰諾廼序

灘江餞別序

中丞惕齋張公拜天子璽書廵理全楚藩臬諸大夫既

贈言為公賀屆行復出餞於東江之滸陳敎核列尊俎
盛聲伎鼙其歡弗已復進於南薰之亭屏煩俗援琴而
鼓之薰風徐来林谷響答恍然在虞庭聞大舜之歌也
中丞公曰吁美哉琴乎古之遺音乎阜吾民之財解吾
民之慍者其不在茲哉諸大夫曰然時有琴工者舍琴
而進曰公殆不遺吾民者與鄙人賤工顧有言白於公
惟公聽之粤右遐荒也民慍久矣財力困且竭矣繼之
寇賊羣起劫奪其貲貨未已也殺其父兄擄其子女焚

其室廬慘矣暴斂苛賦汚吏又從而虐之歲加兵焉士馬蹂踐擾攘視寇益酷轉輸戰鬬之傷殘不啻什七兵甫畢反顧其家則又蕩然矣顲天叩地無聞也幸而明公旬宣茲土如嬰兒始乳而今則奪其母如之何財可阜愠可解也公曰是非若所知也天子龍飛入繼大統文武神聖光於祖宗舉先朝羣小蒙蔽誣矯竊弄政柄者釐革殆盡正人耆舊信任弗疑海内且仰休焉如藩臬諸長貳才賢濟濟稱盛一時瘡痍之衆行且瘳矣愠

解財阜其不自今始乎時藩大夫有楚人者則言曰不佞楚産也楚倒懸之望於公甚矣惟公大惠吾荊楚之人哉臬大夫有東粤之人者則言曰走也粤粤人之望公甚於楚也惟公晉位左丞握重符來總吾粤以惠楚人者終惠吾百粤之人哉劉子從諸大夫復繹之曰二君子意則至矣為楚者楚為粤者粤獨不知天下有十楚九粤者邪惟公簡在帝心將由楚而粤入正端揆調燮元化以惠於楚粤者惠天下哉廼命伶人歌曰仲山

甫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於四國又歌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賀郡推謝君玉泉擢牧永安序

兹歲季秋望使者自京師捧銓曹檄授吾郡推玉泉謝君擢永安州牧郡守西洲林公喜玉泉由中士進秩下大夫可賀也徵文於雪臺迂史迂史言曰永安為西廣支郡在平樂西南二百七十里大山環繞天堂在其西石鼓在其東通天在其北激江之水自古眉出道路險

阻境土僻遠古彖州地也唐武徳間置立山縣隷桂林年代既久興廢莫詳至我憲皇御極十有三年撫臣建議復設為州城池公署學校兵防如中州然予昔承乏西廣督學久視臬篆間攝諸道兵巡與聞郡邑政治稔矣韓子所謂蠻夷慢輕易怨以變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待將吏好則人怒則獸者西廣諸邑皆然不獨永安也嘗聞漢楊璇為零陵守蒼梧桂林猾賊聚攻郡縣璇特制馬車兵車鼓灰然布弓弩亂發梟其渠

帥境土以清唐李靖撿校桂州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
非振威武示禮義無以變即率兵南廵宣布天子恩意
遠近懽服宋張栻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籍
諸州黠卒伉健者為效用申嚴保伍法諭酋豪弭怨睦
鄰羣蠻帖服李浩知靜江邕管安平酋恃險謀聚兵為
邊患浩遣使諭以禍福許其引赦自新酋即謝過聽約
東陳大紀知横州妖賊作亂廣右騷然大紀奉檄節制
兩軍親冒矢石與士卒同甘苦開諭賊徒散其黨與擒

其渠魁寇遂平此皆戢亂遐荒措安黎庶有功西廣大矣辟之醫藥殆伐病之良劑已試之竒方也玉泉仰師古人御蠻殄寇運謀設策以安邊境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矣他日廣右稱才賢為諸郡最舍玉泉其誰哉予日望之

送鄭豐湖少參廣西序

崔桐

鄭豐湖以湖臬僉憲陟廣西少參東洲崔子語諸客曰豐湖兹行其克官矣乎廣藩之氓其庥矣乎客未達曰

其人也望其政也達其土也宜客質以故曰吾見大夫之器閎以受大夫之資雅以飭大夫之學典以淵大夫之才軼以貞安得而無望大夫筮仕東平也啟斁淳漓青衿有造兩秉文衡也川蜀留都拔無遺良既台拜御史觀風河東陝洮間糾癉有聲為諸道最僉憲楚臬紓劇讞辜其政肅如也安得而非達夫八桂之壤實比大夫産得其俗舊矣利無庸諮病無容察緣情以修度因風以明教安得而不宜夫望則施也信信斯從達則出

也時時斯流宜則被也安安斯久民之庥也大夫其克
官也哉客以語大夫大夫不居也以請益於東洲子東
洲子曰詩有之鹿鳴篇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古人之
望也而其視民也在不恌蒸民詩曰天子是若明命使
賦古人之達也而其立本也在翼翼崧高篇曰周邦咸
喜戎有良翰古人之宜也而其感名也在惠直斯固大
夫之已試而效焉者奚患其不令終臬寮泉坡周公輩
以余為知言請序之以翊大夫於成

贈柳州太守小江毛君序　　王維楨

柳州太守小江毛君者故禮部尚書三江毛公之元孫也三江毛公居禮部時當今上即位之初歳有詔下廷臣議所為尊崇大典未定固將辟秦漢以來諸儒之謬而祖其意於唐虞三代之上蓋義起云毛公前與諸臣議弗合乃疏歸久之議既定所與共定者咸至大官進公孤之任焉向令毛公且勿去立頃之而擇其是將必至三公然毛公不少須也由此言之彼三公位尊重矣

乃不能奪毛公之執何其介哉當是時小江君方童少不甚詳其事然獨記毛公所善關中人幸庵彭公往來之迹余入南都為余道之歷歷焉彭公時為兵部尚書其為人剛方不能濡忍見邪僻之人顧獨數過毛公家每過未嘗不移日也其所論悉邦家大計至不當意所則輒大呼恚忿焉左右皆廢語曰薑桂同味投在一器則二公謂矣小江君之父曰浣亭君浣亭君嘗為思州太守在思州數歲徒以夷方之地圖藥物歸無他裝客

或詫而問焉涜亭君謂之曰夫先大夫官尚書非耿小矣歸之日宅不西益畝不東拓予其敢沒世俗之好而遺先大夫之辱乎矧又有嚴訓在也嗟乎崑崙之玉産無弗良丹穴之雛毛無弗異以余觀小江君口剌剌誦其先世事若荊客談其所藏璞以為珍卒之善柳州何疑乎初小江君得柳州也其里中士見宦在南都者總之十許人期相約而造小江君賀小江君辭謝曰不敢也自吾大父以射策魁天下又列在六卿長大榮矣然

大父每一拜命輒惕然懼不為喜諸君獨奈何賀柳州
邪其謹畏不矜若此夫小江君太倉人也今太倉世家
有二氏焉其一毛氏其一王氏者今詹事主簿王君振
菴之家也主簿之祖曰司馬公司馬公之子曰都憲公
都憲公之子曰刑部君主簿者都憲公之從子刑部君
之從兄也毛氏王氏其先皆同德好修其子孫皆化之
稱賢故吳中人指數衣冠世德之家必推二氏焉下之
夫吳自季札讓國以來幾千餘歲其故風益澌澌絕矣

而二氏獨能廉不徇世利自機雲兄弟一唱之後文士嗣興焉甚衆然皆散出異族遞起遞伏固未有葉葉亘秀者也而二氏世文詞不見有一人陋可不謂難哉二氏之諸君咸相紹而締交於余余關中人與幸庵彭公同鄉里余謝彭公以為弗如不識諸君安所采於余獨推轂甚余愧之焉

贈陳海洲參政序

翁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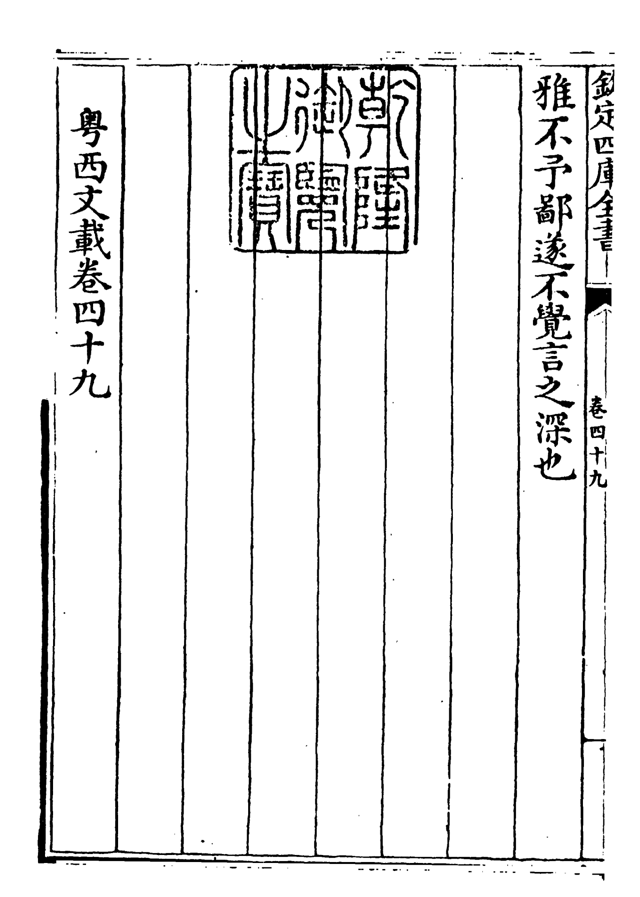
百粤自秦漢始入中國元以前羈縻臣屬而已豈不以

山川險遠蠻夷之性習爲亂邪我祖宗恩覃九有威震殊俗舟車所至罔不率俾嶺表郡縣帖然無事者百餘年貢賦服役與中州等葢前史所未聞也天順間猺寇起潯梧境兩廣騷動朝廷命重臣以節鉞平定之是後或作或息視控禦何如也故節鎮之臣與藩臬之大夫往往難其選頃年多事内之則猺獞黎人寇盜賊殺外之則交趾夷酋負固不庭用奸國家之典於是天子震怒飭戎明刑以正厥罪乃嘉靖已亥平砮灘平大藤峽

明年平黎於珠厓令參政海州陳公實親履行陳授之方略功居多焉天子嘉公勤乃由廣東按察副使拜今職復治廣西於戲獨報功也與哉昔張忠定再領益州而西方以寧蜀人至於今思其功不衰我聞右江賊焰孔熾府江亦且不靖古田陽朔之地復非吾民有其餘盤據山谷時復跳梁不可勝數天子煩公西行不無意也以公之忠勤練於兵事又熟知粤人之情狀率是以往猶王良造父御駟馬馳騁熟路殆不濟矣方今節鎮

則御史大夫淨峰張公壯猷遠略其氣方銳斯又一時之會公去吾固知其相與以有成也然吾又聞兵以不殺為威又曰攻心為上南人畏諸葛之威不敢復反弄兵之徒非吾赤子邪草木且仁之況人乎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詩曰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念之哉公既至明諸葛之威以繫蜀人之思用光祖宗之休烈以邁古帝王之迹庶幾乎無忝天子之寵命公行矣按察使東潭蕭公徵予言為贈予與公同年

雅不予鄙遂不覺言之深也



粵西文載卷四十九